

愛還祖庸行日用銘板利銘人
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
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

詩歌集 卷一

日七由元

風

圓

我明艷漢時的雄

此本何韻

限并年王平

水高竹時古
漫月少包南

刻立

尋

園

速

葉出浮宣誰知塵

中州古籍出版社





秋声墨韵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萍墨韵/胡秋萍著.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3

ISBN 7-5348-2594-6

I. 秋… II. 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025 号

责任编辑:

黄天奇

选题策划:

责任校对: 李春霞 顾 琴

整体设计: 韩 青

摄 影: 张明泽 席延东 杨 之等

出 版 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 行: 新华书店

承 印: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5348-2594-6/I·853 **定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此所附節一為好為人
所為魂借可居也何不有
好童遙指香也却

杜牧
清明

杜牧《清明》 55cm x 160cm 2005 年作

序

书法深渊里的生命升华

王岳川

艺术史上能够抽身从世俗职业的框架中走出来，开始自己的真实生命历程的人委实不多。诸如凡·高、高更、柴可夫斯基能够从小职员生涯中逃逸出来而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大艺术家，如鲁迅、郭沫若由救人之医学转向赎灵之文学创作而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领军人物，都颇能说明真正的人生应该过一种本然的生活。坚持自己的人生信念和道路，从那被抛的命定般的职业模式中走出来，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而成为九死未悔的艺术家，是一个人灵魂甦生的重要仪式。

在中国书法界也有一位女书家做出了如此坚毅的选择，这位坚守自我特立独行的生存法则、打破世俗关隘选择从事心仪的书法事业的人，就是中原女书法家胡秋萍。对这种非此不可的生命意义选择，你能不感到生命与艺术的本体联系吗？能不体味到艺术召唤结构中的人格的魅力吗？能不对书法中的大悲欣中的精神超迈和非功利境界投去惊鸿一瞥吗？细察这种按照生命的本真意味而安顿自己的存在方式，使得存在的主体，已然成为自己的当下生活意义的洞察者。

胡秋萍的书法很早我就关注，看过她的一些作品集并留下深刻印象，但心中始终感到似乎有些当代流行的味道。后来，她到北大跟我做访问学者，除了上课对话以外，又看了她大量作品，感到她的书法颇有大气象。这次又系统地读了她即将出版的新著



《秋萍墨韵》，不由心中暗暗吃惊，其文笔之优美真挚，词章之典雅大气，思想光彩之先声夺人，书法作品之大气精到，令人很难将这恣肆汪洋雄强的文风和天风海涛般的大草笔意，同一个温文尔雅微笑着高声叙说的女书法家联系起来。这倒使我感到，她还真有些书法奇人的意味。

一、精神历险：艺术深渊中的生命三变

对于一个女书家而言，诗书文三通，在一片温蕴的艺术氛围中所掩盖的艰辛和努力是一般人难以体察的。如若不信，不妨看看胡秋萍书法创作的生命延伸中的“三变”。

（一）传统积淀时期（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

人生的前三十年，胡秋萍处于广泛临习历代名帖的阶段。她细心遍临秦汉碑文、历代法帖，辗转于二王而获益颇多，更从颜真卿、怀素、苏轼、米芾诸大家身上取精用宏，其行草书往往透出鲁公的胎息。1985年，在郑州举办的“王铎书法展”上，沉醉在鲁公、怀素、米芾书法法度中的青年胡秋萍，感受到王铎书法的震撼性魅力和磅礴气势。在王铎后期书法的启迪下，胡秋萍不仅进入了王铎博大的书法世界，而且以超常的敏感读懂了王铎的苦涩心境和尴尬境遇。

她没有追逐王铎书法的“怪狠胆力”，而是看到了这种“怪狠”美学及其书法用笔狂怪跌宕，笔画盘旋勾连，结体险奇欲坠，章法摇曳冲突，用墨或浓或淡，真可谓变化莫测。惊心动魄中所隐含的王铎其人的内心深层矛盾冲突，从而将书法与心境、风格与命运的交错盘绕尽收眼底。观秋萍这段时间的神似王书的作品大多有一笔直下字字相系，笔法狂放不羁，结体险奇狞厉，墨色枯润相杂，章法奔腾冲撞的特点。她在日复一日临书中理解

了王铎大开大阖时断时连时墨时枯，是他自己迅速变化的情感意绪的外形化的心电图，更体悟了晚明王铎书法的崛起有其时代精神对时代象征人物的真切召唤在内——在董其昌靡弱书风流行中时代呼唤趣味变异，王书以其雄强以救靡弱，而伸展着中国草书那自由奔放的个性和诗意空间，终于成蔚然大家。在这种书法内在编码的解读中，相隔四百年的两位书法家在缥缈雄强的线条中找到了对话的契机，她在《王铎书法当代性阐释》中说：“王铎似乎找到了灵魂的皈依，以近乎宗教徒式的虔诚沉溺于书法，以笔墨奇崛狂放的诗意生命线条形式，诉说着内心的矛盾、悔恨、困顿，以丹青参悟那永恒的真如本体生命。……他的书法艺术，尤其是长条行草巨幅笔力惊绝、气势磅礴，章法跳跃，表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内心的冲撞，其超拔于魏晋典雅蕴藉之风的郁勃激荡之气、惊世骇俗的艺术审美思想和对书法艺术形式美的深层开掘影响感染着后人直至当代的书法艺术家。”但是，我依然在胡秋萍的“临王时期”的作品中，感受到她似乎太着意于王铎连绵环绕的书意，不经意间却失去了不少王铎书法的痛极生狂、笔墨当哭的淋漓气势。于是，临书的他人面目与创新的自我面目的矛盾凸现出来。内在的焦虑使得胡秋萍开始新的探索，而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拓展的中国书法文化氛围，向这位有准备的头脑发出了新的艺术转型的召唤。

（二）探索试验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到20世纪末）

也许“功夫在诗外”的真正含义在于，人生和艺术都信奉“出入说”。不走进去看难窥其堂奥，不跳脱出来又很难成为汇聚诸家独出机杼“一览众山小”的时代象征。

1989年随中国妇女书法家代表团访问日本，这种跨国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使胡秋萍鲜明地感受到女性群体的“身份”意义，承受了“女性书法家”的符号下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重量。2002



年1月在郑州河南博物院举办个展，表明她已将书法变法创新看成生命的第一需要，向未知领域探索成为她心中的最强音。在这种诱惑般大音感召下，她开始像王羲之对老师卫夫人书法的诀别一样：“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思考走出王铎，在王铎熟烂精到中参以魏晋碑文和民间书法的鲜活生命，这的确需要相当的眼光和勇气。

胡秋萍“斯人独憔悴”，但那田园般清新的艺术感觉告诉她，必须行万里路，历经文化的洗礼才能获得眼界的提升。现实的趣味对人的把握总是用成型稳定的模式看人，对任何新的尝试总在艺术趣味的“惯性”中加以非议。但胡秋萍明白在主客体的世界中，战胜客体相对容易，而战胜自己更难。但她终于战胜了常人具有的审美惰性，转益多师，从王铎书学规范藩篱中脱出时，置身于新的历史层面上，在广闻博取中开拓新的书法审美趣味：着意于敦煌写经、墓志碑铭、简牍残卷等众多书法资料中吸取营养，开始了自己的艺术试验，在用笔、结体、章法方面形成自己笔力道美、局势堂皇的面目；用笔上更加注重理性智慧中的生命呈现，不再是对传统的逼真性模拟，而是天性自然旷达般的领悟和书写；对书写工具对象的分外敏感和气息控制力，在各种各样纸张甚至边角废料上的试验，在各种尺寸和多样形式各种平面上释放自己立体而多元的创造欲望，墨象化自己一思独往转瞬即逝的灵感和奇思妙想，展现自己的从“墓气沉重”的书法旧蚕茧中脱离出来，却又抓不住任何成型的可为大众所接受的新形式的大欣喜大苦恼，极为鲜明地表现出艺术家的独特精神品格和艺术个性。书法线条的高妙和境界的特异来自敏感心灵的真情怀与真血

性，因而能够致力于寻求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当下感觉，以女性独有的温润和解悟的第六感觉，走进自己都为之惊诧为之叫绝的独创境界中去。

（三）铸造风格形象时期（21世纪初）

2004年进入北京大学深造，秋萍更加坚定了艺术可以容忍偏激但不能容忍平庸的看法，由一个才情呈露的书家变为发愤读书寻求高手对话的人文学者，力求打通文史哲三界，成就自己的艺术的理性把握。她在为自己更大的艺术塑型和精神苏醒抱负寻找理论驰骋域或支撑点。她感受出经入史，心游八极，依仁游艺的喜悦，如醍醐灌顶一般地清澈了解自己的审美追求，从此不再彷徨无主或人云亦云。她在人文精神的召感下努力使自己钟爱的书法从所谓的“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升华为人文学科的重要领域，使当下处于文化生态迷惘中的书坛传达出真正的人文情怀。于是，胡秋萍用学术之灯点亮了书法之火，走进了自己的“大书法”风格形象自我整合完善期，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上回应传统，从文化根基上入手展开新时代的书法创新，成为她每天笔歌墨舞的快乐源泉。

秋萍开始从新的层面以文化之眼重读怀素、王铎、苏东坡、米芾、黄庭坚。她不再在点画线条中成为形式的追摩者，而是从精神层面看经典书家走出自我全面创新的可能性。她论怀素和王铎的两篇颇见功力的论文中，价值直观到怀素、王铎，使之已然超越了那个时代众多书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超越了他们生存的时代。借古开今，高标时代精神正是怀素、王铎之于当代如何继承与创新探索迷茫中书家的现实意义。

中国女书法家实在不多，历史上大抵能够数得出的女书法家大致有蔡文姬、卫夫人、武则天、管道昇等，当代自成面目的女书法家仍然屈指可数，这倒不在于书艺不达精微或情趣不逮古今，



而在于社会话语权力中的身份模糊。事实上，历史上很少的几位女性书家的出现，也仅仅成为男权中心的书法一种补充，她们书写的方式仍然是按照男人规定好的框架去写，不可能创造另一种新的格局。“重写书法史”首先是要破除男权中心主义书法，发现女性书法或者是具有边缘性的书法经验，发现民间书法的边缘资源，从根本上改写中国书法史——从男性书法话语权力中心立场走向个体性创造的边缘立场。这也许是胡秋萍书法和书论的另一未曾引人关注的意旨。

胡秋萍为了艺术的纯粹而成为特立独行的书法家，这条道路对男性书法家而言，当是一条相当艰难的路，对于女性而言，其艰难性更是可想而知。听听她的自述，当会明白作为东方特有的艺术精神迹化形式是一种多么难以把握而飘忽不定的境界：“我是个一心不会二用的人，我的精神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这样一来别人就有了安全感，不用提防我，因为我不和人争，只和自己较劲儿。二十多年了，一直混不出个模样来，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挂不住的，反倒心里落个踏实。因为我拥有的这一点儿，不会因岁月匆匆而流失。”

书写是一种时间的艺术，这种艺术是对青春的谋杀，当一个人将全部生命投入却在高峰处感到：青春在书写中所剩无几，而艺术境界的高峰却遥遥无疆，这种飘逝的岁月和终难抵达的境界之间的距离，使古今多少大哲发出了生命的喟叹！那些为金钱而写的人永远不会体味这其中三昧！

二、理论痛苦：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

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对立是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造成的，在后现代的多元文化对话中，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冲突转化为传统与现代

的资源共享。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书法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矛盾是包括书法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对此，书法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她说：“我崇拜传统又关注现代。浩瀚的传统一生一世学不完，我不能把自己埋葬在过去的经典里，那样便没有了自己；我也不能不认‘父母’，成为一个完全没有根基‘变种’的洋东西，那样不但没有了自己，更没有了根源。‘继’就是向传统学习，‘承’是要把传统接过来化为已有再传给后人。继承与探索，重要的是扔掉框框，写出自我。”我注意到，胡秋萍更重视从传统中走出来形成自己的面目。这种创新需要勇气，更需要“他者”的接受和理解。

就书法传统和现代关系而言，说是每一个时代书法家最大的困惑当不为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语境问题，传统在什么语境下成为必须抛弃的？创新又是朝哪个方面的创新？如果这种创新不是本民族艺术本体论上的自我革新，而是由某种西方现代性外力或者海外评委的权利转换，那么所谓抛弃传统的创新就有可能成为对西方臣服式的甚至后殖民式的话语。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定要弄清，中国书法是否一定要变成被西化掉的东西？是否东方话语必然就只能在现代性话语中成为非我的形式，成为向西方艺术靠拢的形式？解决书法传统与现代矛盾的办法只能是：找到西方或者是其他民族可以欣赏的具有人类共同性的审美形式，如空间张力、视觉冲击力、抽象变形，或如铁划银钩的劲健、清纯、枯笔、渴笔的高古和超越都可以为人类所用。并不是那些已被西方后现代所化的狂躁的“书法”才是成为吸引眼球的东西。在获得世界性的审美共识的形式框架中，注入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和东方魅力，是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现代向传统回归的必由之路。

当人们还在大谈书法的空间分割的视觉艺术形态时，这位女



书法家已经透视到书法时间和生命体验的同构关系：“书法是一种瞬间艺术或过程艺术，这一遍如果有两个字没写好，那么你根本无法弥补，只有重新再来，可第二遍这两个字注意到了，而另外两个字又在瞬间的挥洒中出现一些新的失误，艺术就是这样在瞬间的顾此失彼中很难有尽如人意的完美……”“我对书法深思并产生一种敬畏感。这轻灵的一笔一画，简单的黑白色彩要想使它幻化提炼至一个渊默如海的境界，是需要以生命整个过程为代价的，那么这个赌注我掷得起吗？人的一生能做多少事？笨拙如我者，一生若能做好一件事足矣。艺术只是个容器，里面放的永远是人生内容，铸炼的永远是人格精神。”确乎如此，书法是东方文化中重要的艺术文化。东方书法精简为黑的线条和白的纸面，黑白二色穷极了线条的流变和章法的演化，暗合中国哲学最高精神“万物归一”之道。书法是“汉字文化圈”高妙的文化精神活动，走出汉字文化圈以外，比如欧美也可能有写字，但没有成为一门成熟的书写艺术。西方所谓的书法主要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编年史作者和书籍抄录者相关，他们的书写工具和材料是羊皮纸和鹅毛笔，在要编写和抄录宗教书籍的修道院和政府部门中，人们将写得清晰优雅的文卷看成是书法（Calligraphy），但仅仅是一种颇不受重视的艺术形式美而已。但中国自汉代起到魏晋以降，书法便被看成是与诗、画、乐同样重要的文人艺术，创作的经典作品极为丰赡，理论研究深远雄厚，并为整个社会所推崇珍爱。可以说，书法是东方艺术精神上的高迈境界——最能代表东方艺术和汉字文化圈的艺术精神形象。

在北大访学期间，我们经常在博士班课后就一些重要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秋萍的每次谈话，都能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她谈锋的尖锐和话语间流露出的勃然正气让我心中感佩。没想到读她的文章，其中的敏锐和高迈比比皆是：“一个新手练两三

年，也许能参加全国大展，但是他对书法艺术的认识理解和感情，只能流于表面。”“君不知评委在换，评判的审美标准也在换吗？再者总不能每次入选的作品都是一种审美样式，这样岂不显得评委们的平庸了吗？还曾见报上有文章言说某些评委的作品，还不如入展者写得好，是啊，谁又来评判评委们的合格与不合格呢？谁有资格来当这个评委呢？要不要也来一个考试呢？总不能只看谁的名头大，谁的头衔多，谁就是评委吧！……而我要问的是，作为一个书法家，你为谁而书，为评委、为展览、为获奖吗？”“我总在想，书法到了21世纪该如何向前发展？我们怎样在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大师之后在这条已经无路可走的道上继续向前？我们怎样面对一个又一个经典的高峰？汉字造型的发展几近完美，书写法度规范技巧已经成熟，展望书法艺术的未来，怎能不令我们悲欣交集？当代的书法艺术家还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

这连珠炮似的提问，问得真好！一个永远提不出真问题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立场的书法家，更不可能是一位有前瞻性眼光的学问家。我们始于问题，而终于更高的问题。问题使我们成为提问者，同时也潜在地在回答书法的难题——“任何一个执著于一门艺术的人，都必须具备一种宗教精神。怀着对书法艺术的真诚，我对已出版的诗集和书法艺术作品集重新审视，常常怀疑‘它们是不是一堆废纸？’由于这不停的责问和怀疑扰乱了我的心情，因为它动摇了我对艺术的自信。而一个艺术家最可贵的精神力量就是自信。”

中国书法空前地需要文化深度，文化也需要书法载体向海外传播。书写在人的文化活动中的重要性在于，指腕运动书写并非构成纯技法活动，而展现为人的精神活动踪迹。笔墨书写着自古时代延伸而来的文字，文字后面连接着历代思想，思想背后伸展着当代人的精神而成为思想与精神、历史与当下的直接呈现。书写



为达成文化交往共识，一旦用笔写下就需要获得“主体间性”或“他者间性”的理解，需要我与你、我与他、我与人类的沟通。这使人类不断走出局限性的区域性文化话语，使个体性连接着他者性、他族性和世界性。不明白这一点，写一辈子书法也始终是一个“隔”字！

《秋萍墨韵》引起我深深共鸣之处多多。北大一年的多次讨论而最终获得的共识，使我们对未来中国书法发展远景有了些“先行见到”的愉悦，并逐渐明晰了东亚乃至世界书法艺术跨国交流的深层问题。我坚持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紧紧跟随西方的一些理论弄一些缺乏生命力的追新之作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仅仅为了迎合西方评委的趣味做一些让西方眼熟的作品以获得出国的门票，只能有短期效应，到头来仍然无人喝彩。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和艺术底蕴成为中国书法走出国门的关键，通过全球化，我们可以认真思索中国书法的前景，同时在文化对话中坚持中国书法输出，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书法文化精神。也许这是解决与东方与西方能够价值之争紧密相关的传统与现代之争的关键所在！

秋萍的书法还在文化追问的路上，她将在不断的探索中成为一位有新世纪前卫思想的书法家。

其所望焉，是为序！

2005 年秋于北京大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大书法研究所副所长）

目 录

序 书法深渊里的生命升华 王岳川/001	
但知翰墨溢心香/001	
家在开封/024	
从报人到“闲人”/027	
敬畏生命/034	
感恩生命/041	
非人磨墨墨磨人/045	
但得闲情供浮生/049	
摒弃墓气 走向鲜活/053	
选择 坚守/058	
从王铎开始……/067	
用书法与世界沟通——《胡秋萍书法艺术》后记/074	
布谷的吟唱——《秋歌——浸月斋诗稿》后记/080	
我手写我心/084	
思入书法：解构何尝不是一种力量的呈现/087	
书法家，你为谁而书/092	
书法家，你在诉说什么/096	
浸月斋呓语/102	
展望书法未来——悲欣交集/108	
创作手记/118	
2005 年做客书法网答网友/125	
附录一 镇江·胡秋萍书法艺术展作品研讨会纪要/143	
附录二 郑州·胡秋萍书法艺术展暨《胡秋萍书法艺术》作品集首发式 研讨会纪要/159	
附录三 胡秋萍书法创作年表/177	
后记/182	

但知翰墨溢心香

在人生的际遇中，我与书法结下了难解之缘，看似偶然，偶然得就像宇宙间两颗星球撞击而浑然一体。但我始终相信这一定是生命的必然，假如生命的时钟能够重新启动，它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1962年8月的一天，当秋风乍起，茂密的枝叶渐渐稀疏泛黄，天空的白云变得轻灵、高远、纯净。在父母的渴盼中，我终于来到了人世。我出生在古城开封潘杨湖畔的一个古老的小院子里。院子里共住八户人家，门口两家房子稍大一点，各有上下楼六小间，房子是木制结构，木门、木窗、木地板，因是民房，显得粗制简朴。现在早已面目全非，改建成新楼了。儿时嬉戏的笑声，顽皮的印迹已无处可寻，只能在眷恋者的记忆里翻看。我家住在后院的两间西厢房，总共只有十多平方米。在这个院子里，我一直生活了八个年头，度过了生命最初的许多快乐无虑的时光。

“文革”期间，我在市委幼儿园上学，是文艺骨干，经常拿着彩绸到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扮演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李铁梅。回到家里，院子上房有一位伯伯会拉京胡，大家就鼓动我唱小常宝、小铁梅，我拼上吃奶的劲儿，在茶后饭余给大家贫瘠的文化生活增添一些单调的乐趣。院子里的8户人家像个大家庭，谁家的孩子病了，不用吭